

# 卷五十八

書名 藝文類聚一百卷  
 嘉靖中天水胡纘宗刊本  
 撰者 唐 歐陽詢 撰  
 卷 卷五十八  
 內容分類 子 類書 彙考 唐五代  
 索書號 子部 類書 2  
 編號 C5912500

## 藝文類聚卷第一

唐太子率更令弘文館學士歐陽詢撰

大部上 天 日月星雲風

天

闕易曰 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終始六位

時成時 六龍以御天乾道變化各正性命 又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

又曰天 健 尚書曰乃命羲和欽若昊天 又曰皇天震怒命我文考

肅將天 禮記曰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日月星辰

繫焉 論語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 老子曰天得

一以 春秋繁露曰天有十端天地陰陽水土金木火人凡十端天亦

喜怒哀 喜樂之心與人相副以類合之天人一也 爾雅曰穹蒼蒼天

也春 夏為昊天秋為旻天冬為上天 春秋元命苞曰天不足西

北 故天周九八十一萬里 渾天儀曰天如雞子天大地小

天 地各乘氣而立載水而浮天轉如車轂之運 黃帝素問曰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C59125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子部 類書 2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藝文類聚一百卷 嘉靖中天水胡纘宗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東方文化學院研究所

No. 41

1 2 3 4 5 6 7 8 9 10 1 2 3 4 5 6 7 8 9 10



藝文類聚卷第五十八

雜文部四書檄移紙筆硯

書



廣雅曰書記曰書漢書曰蘇武使匈奴被留昭帝即位求武等匈奴言武已死後漢使王匈奴教者謂單于言天子射上林中鴈足有係帛書言武等在其澤中單于顧左右而驚謝事具鳥鴈篇漢書曰陳遵為河南太守既至官遣從吏乃召善書吏十人於前治私書謝京師故人遵憑几口授書吏且省官事數百封親踈各有意又曰谷末字子雲便於筆札故時人云谷子雲之筆扎樓君卿之脣舌吳錄曰王宏為冀州刺史不發私書不交豪族號曰王獨坐典畧曰太祖嘗使阮瑀作書與韓遂於馬上具草書成呈之太祖覽筆欲有所定而竟不能增損嵇康與山濤書曰素不便書不喜作書而人間多事堆案盈几不相酬答則犯教傷義欲自勉強則不能久堪蜀誌曰王平字子均生長戎旅手不能書所識不過十字而占授作書皆有意使人讀史漢諸書聽之通知其義往往論說不失

其旨 魯國先賢志曰孔翊為洛陽令置器水於前庭得私書皆投其中  
一無所發彈治貴戚無所迴避 張華別傳曰大駕西征鍾會至長安華  
兼中書侍郎從行掌軍事中書疏表檄文帝善之 語林曰殷洪喬作豫  
章郡臨去人寄百餘函書既至石頭悉擲水中因呪之曰沉者自沉浮者  
自浮殷洪喬不能作達書郵 沈約宋書曰劉穆之朱齡石並便尺牘嘗  
於高祖坐與齡石共答書自旦至日中穆之得百函齡石得八十函而穆  
之應對無廢 漢鄒陽上書梁王曰昔者荆軻慕燕丹之義白虹貫日  
太子畏之衛先生為秦畫長平之事太白食昴昭王疑之夫精變天地而  
信不論兩主豈不哀哉昔玉人獻寶楚王誅之李斯竭忠胡亥極刑是以  
箕子佯狂接輿避世語曰白頭如新傾蓋如故蘇秦相燕人惡之於燕王  
燕王按劍而怒食以馱驥白圭顯於中山人惡之於魏文侯文侯投以夜  
光之璧女無美惡入宮見妬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故百里奚乞食於道  
繆公委之以政寧戚飯牛車下桓公任之以國此二者豈素官於朝借譽  
左右然後二主用之哉昔魯聽季孫之說遂孔子宋信子魚之計囚墨翟

夫以孔墨之辯不能自免於讒諛而二國以危何則舉口鏢金積毀消骨  
也今人主誠能去驕傲之心懷可報之意則桀之狗可吠堯跖之客可  
使刺由況因萬乘之權假聖王之資乎臣聞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闇投  
人於道眾莫不按劍相眄者何則無因而至前也蟠木根柢輪囷離奇而  
為萬乘器者以左右先為之容也 後漢班固上書東平王曰必有非常  
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將軍膺千年之任  
躡先王之蹤休弘懿之資據高明之勢昔卞和獻寶以羅折趾屈子納忠  
終於沉身已而和氏之璧千載垂光屈子之篇萬世彌章一齊陸厥與沈  
約書問聲韻曰長門上林殆非一家之賦洛神池鴈便成二體之作孟堅  
精整誅史無虧於東主平子恢富羽獵不累於憑虛王粲初征他文未能  
稱是楊脩敏捷暑賦彌曰不獻率意寡尤則從事乎一日醫醫愈伏而理  
賒於七步一人之思連速天懸一家之文工拙壤隔何獨宮商律呂必責  
其一人也 梁簡文帝答張纘謝示集曰纘好文章於今二十五載矣竊  
嘗論之日月參辰火龍黼黻尚且著於玄象章乎人事而况文辭可止誅

歌可輟乎不為壯夫揚雄實小言破道非謂君子曹植亦小辯破言論之  
科刑罪在不赦至如春庭落景轉蕙承風秋雨且晴檐梧初下浮雲生野  
明月入樓時命親賓乍動嚴駕車渠屢酌鸚鵡驟傾伊昔三邊久留四戰  
胡霧連天征旗拂日時聞塢笛遙聽塞笳或鄉思悽然或雄心憤薄是以  
沉吟短翰補綴庸音寓目寫心困事而作 又荅新渝侯和詩書曰垂示  
三首風雲吐於行間珠玉生於字裏跨躡曹左舍超潘陸雙鬢向光風流  
已絕九梁插花步搖為古高樓懷怨結眉表色長門下泣破粉成痕復有  
影裏細腰令與貞類鏡中好面還將盡等此皆性情卓絕親致英奇故知  
吹簫入秦方識來鳳之巧鳴瑟向趙始覩駐雲之曲手持口誦喜荷交并  
也 元帝荅劉綰求述制旨義書曰學山學海未臻其極為龍為光或從  
玉事所賴昔經陝服頗足良書憑几據梧靜供遊目枕中之記即用為枕  
帷前之秩仍可為惟對此自娛敬而待命叩而必應已謝懸鍾汲而無竭  
復垂井養 梁沈約與范述曾論竟陵王賦書曰夫眇汎滄流則不識涯  
涘雜陳鍾石則莫辯宮商雖復吟誦環迴編離字滅終無所辯仰酬睿旨

微表寸長 梁劉孝綽荅梁元帝書曰伏承自辭皇邑爰至荆臺未勞刺

舉且擢高麗近雖預觀寸錦而不覩金玉昔臨渦辭賦悉與楊循未殫寶

笥顧慙先哲 梁江淹詣宋建平王上書曰昔者賤臣叩心飛霜擊於燕

地庶女告天振風襲於齊臺下官蓬戶吳樞之民布衣麻帶之士謬得升

降承明之闕出入金華之殿何嘗不局影凝嚴側身局禁者乎寧當爭分

寸之末競錐刀之利積毀消金積讒摩骨遠則直生取疑於盜金近則伯

魚被名於不義 梁劉之遴與劉孝標書曰間聞足下作類苑括綜百家

馳騁千載彌綸天地纏絡萬品撮道略之英華搜羣言之隱順鈇摘既畢

殺青已就義以類聚事以羣分述征之妙揚班儔也擅此博物何快如之

雖復子野調聲寄知音於後世文信構覽懸百金於當時居然無以相尚

自非沉鬱澹雅之思安能閑志經年勤成若此吾嘗聞為之者勞觀之者

逸足下已勞於精力宜令吾見異書 梁劉孝標荅劉之遴借類苑書曰

九冬有隙三餘暇時多遊書圃代樹萱蘇若夫采璽璽於細統閱微言於

殘竹盟飮膏液咀嚼英華不知地之為輿天之為蓋靡測迴塘莫辯輿馬

烏足以言乎是用周流墳素詳觀圖謀擗管聯芻纂茲英奇蚤蚤之謀止於善草周周之計利在衞翼故鳩集斯文蓋自綴其漏耳豈真藏山之石播於士大夫哉

檄

說文曰檄二尺書也從木敄聲 釋名曰檄激也下官所以激迎其上之書文也 漢書曰申屠嘉為丞相鄧通居上旁怠慢嘉為檄召通曰不來且斬通恐入言於上上曰速往吾令召汝通至丞相府免冠徒跣頓首謝東 觀漢記曰光弼數召諸將置酒賞賜坐席之間以要其死力當此之時賊檄日以百數憂不可勝上猶以餘閒講經藝 又曰隗躡故宰府掾吏善為文書每上書移檄士大夫莫不諷誦 又曰廬江毛義少時家貧以孝行稱南陽張奉慕其義往候之坐定而府檄適至以義守令義奉檄而入喜動顏色 典略曰張儀魏人常從楚相欽楚相亡璧意儀盜之掠咎數百既相秦為檄告楚相曰吾從汝飲不盜汝璧善守汝國我且盜汝城 又曰陳琳作諸書及檄草成呈太祖太祖先苦頭風是日疾發讀

琳所製翕然而起曰此愈我病數加厚賜 魏志曰孫放善為書檄三相詔命招喻多放所為 李充起居戒曰軍書羽檄非儒者之事且家奉道法言不及殺語不虛誕而檄不切厲則敵心陵言不誇壯則軍容弱請姑舍之以擬能者 續晉陽秋曰何无忌母劉牢之姊也无忌與高祖謀夜於屏風裏製檄文毋潛登屏風上窺既知其謀大喜曰汝能如此吾讎耻雪矣 檄 漢司馬相如喻巴蜀檄文曰夫邊郡之士聞烽舉燧皆攝弓而馳荷兵而走流汗相屬唯恐居後觸白刃冒流矢議不反顧計不旋踵彼豈樂死惡生而巴蜀異主哉計深慮遠急國家之難而樂盡人臣之道也故有剖符之封析珪而爵終則遺顯號於後世傳土地於子孫名聲施於无窮功烈著於不滅是以賢人君子肝腦塗中原膏澤潤野草而不辭也今奉幣役至南夷即自賊殺或亡逃抵誅身死无名謚為至愚恥及父母為天下笑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 魏陳琳為袁紹檄豫州曰操父嵩乞巧攜養因賊假位輿金攢壁輪貨權門竊盜鼎司傾覆重器續遺董卓侵官暴國於是收羅英雄弃瑕取用故遂與操同諮合謀操遂承資跋扈

肆行凶忒割剝元良殘賢善善爵賞由心刑戮在口所愛光五宗所惡滅三族又特置發丘中郎摸金校尉所過墮突無骸不露乃欲摧撓棟梁孤弱漢室除滅忠正專為梟雄幕府奉漢威靈折衝宇宙長戟百萬胡騎千羣奮虎賁育獲之士騁良弓勁弩之勢并州越太行而角其前荊州下宛業而倚其後若舉炎火以燕飛蓬覆滄海以天燹炭有何不消滅者又檄吳將校曰孫權小子未辯菽麥要領不足以膏蕭斧名字不足以汗簡墨謂為舟楫足以拒皇威江湖可以逃靈誅不知天網設張以在綱目爨鑊之魚期於消爛也若使水而可恃則洞庭無三苗之墟陽無荆門之敗朝鮮之壘不刊南越之旌不拔也丞相銜奉國威為民除害元惡大憝必當梟夷蓋鳳鳴高岡以遠爵羅聖賢之德也鷓鴣之鳥巢於葦苕苕折子破下愚之惑也今江東之地无異葦苕苕諸賢處之信亦危矣魏鍾會檄蜀文曰今主上聖德欽明紹隆前緒宰輔忠肅明允劬勞王室布政垂惠而萬邦協和施德百蠻而肅慎致貢悼彼巴蜀獨為匪民是以命授太師恭行天罰今邊境又清方内无事蓄力待時并兵一向而巴蜀一州之

衆分張守備難以御天下之師比年以來曾牙寧歲征人勤瘁難以當子來之民比皆諸賢所共親見誠能鑒茲成敗邈然高蹈投迹微子之蹤措身陳平之軌則福同古人慶流來裔晉孫惠為東海王討成都王檄文曰穎稟性强暗增崇位號阿比奄官專任孟玖遂使恣睢殺活由已疾諫好讒小人滿側官以用成位以錢獲囚以貨生獄以幣解百官卷舌朝野隱伏案穎之罪書記未有禍甚叔帶逆隆魯桓為子則不孝為臣則不忠為弟則不順為主則不仁四惡具矣豺狼之性有甚無悛晉庾闡為郗鑒檄青州文曰蓋天地有盈虛之期皇代有盛衰之會姬文至聖猶西患昆夷周室哲王而北難獫狁天步禍亂有自來矣是以石勒因曩者之弊遇皇綱暫弛遂陵跨神州剪覆上國二十餘載毒流四海人神含憤天誅自滅而石虎窮凶襲其餘業內肆豺狼之暴外有無辜之禍念諸文武百姓同為和氣之民而不蒙太陽之施奔波於海岱之間逼迫於寇戎之手行者窮征役居者困重賦死生契闊良難為心又檄李勢曰告巴蜀士民夫昏明代運否終則泰賢哲觀機以知變不肖滅亡以取禍昔者皇運



中消乾綱暫弛耀勒窮凶肆暴神州李劉啓逆竊逼岷川翼以不才任符  
分陝未能仰宣皇恩招攜以禮而使三巴之民制於犬羊之羣元元之命  
懸於豺狼之口所以假寐未歎疾攻如首者也凡百黎民秋毫不犯檄到  
勉思良圖自求多福無使蘭艾同焚未作鑒誠信誓之明有如絞日又  
為檄石虎文曰石勒因釁剪覆舊京窮凶極逆偽號累祀百姓受灰沒之  
酷王室有忝離之哀不有少康之隆孰能祀夏不有宣王之興誰尅舊物  
羯帥石虎僭襲凶葉負恃其衆陸梁河朔每念忠順之士懷仁抱義含膽  
飲血離其禍酷心存倒戈而力不能奮今遣使持節荊州刺史都亭侯翼  
高旗連雲組練映日運孫吳之籌按尚甫之略莫不張膽咀鐵人思自百  
以此衆戰其猶烈火之燔秋蓬衡颺之掃落葉也 晉栢温檄胡文曰胡  
賊石勒暴肆華夏齊民塗炭煎困讎孽至使六合殊風九鼎乖越每惟國  
難不遑啓處撫劔北顧慨歎盈懷寡人不德忝荷戎重師次安陸經營舊  
邑瞻望華夏暫成楚越 登丘悽覽夫憤慨昔叔孫絕粒義不同惡龔生守  
節耻存莽朝歷既逋僭一朝蕩定拯撫黎民即安本大訓之以德禮潤之

以玄澤信感荒外武揚八極先順者獲賞後伏者前誅德刑既明隨才位  
叙此之風範想所聞也 梁元帝代侯景檄文曰粵若梁興五十餘載平  
一字內德惠攸長仁育羣生義征不服建翠鳳之旗則六龍驤首擊靈  
之鼓則百神警肅風牧方邵之賢衛霍辛趙之將叱咤則風雲興起鼓動  
則嵩華倒拔叶和萬邦平章百姓十堯九舜曷足云也賊臣侯景匈奴叛  
臣鳴鏑餘噍冒于貨賄不知其極敢興逆亂梗我王畿賊臣正德阻兵安  
忍者結怨江干遠適單于虔劉我人民離散我兄弟滅獲之人五宗及賞  
搢紳之士三族見誅南山之竹未足言其愆西山之兔不足書其罪雷震  
風駭直指建鄴按劔而叱江水爲之倒流抽戈而揮皎日爲之還舍如駟  
馬之載鴻毛奔牛之觸魯縞 梁裴子野喻虜檄文曰天生蒸民樹之以  
君所以對越三才司牧黔首蠲其苛慝除其患難肇自遂古以迄皇王經  
世字民咸由此作朕撥亂反正君臨億兆休牛放馬載戢干戈思與一世  
之民躋之仁壽之域昔者晉失其序天篤降喪而四夷交侵小雅盡缺宋  
之初載實有武功秦晉之墟頻裊僭偽末葉陵遲遂亡淮濟曠日長久莫

能克復朕爰初創業思閑寧靜保大定功未遑遠略而狡虜遊魂不式王命朕謂其君是惡其民何罪矜此塗炭用寢兵革今戎醜數亡自相吞噬重以亢旱彌年穀價騰踊丁壯死於軍旅婦女疲於轉輸虐政慘刑曾無懲改四方同集九服齊契譬猶翻東海以注螢燭倒崑崙以壓螻蟻其身糜爛豈假多力爾二周故老六輔大姓蒙恥俛首有自來矣濯身明目今也其時昔由余入秦禮以卿佐日殫降漢華豹七葉苟有其才豈無大位梁任孝恭爲汝南王檄魏文曰夫大盜移國終繼梟剪之誅兇狡憑凌必致殲夷之戮所以董卓稱亂徒藉羣雄之手王莽偷安卒成光武之業故市耀臍燈府傳飲器我有魏今臨一境卜世相承保又黔黎事踰年紀朱榮胡貊遺種邊塞是居姦宥妄才凶愚醜類茹血食腥本非人品依隨水草取類馬牛而包藏禍圖竊懷反噬遂長驅種落用襲我周南率彼酋豪侵凌我河縣所以流離播越亟淹星紀仰慕園陵俯傷黎庶遂得式仰唐朝宣奉舜闕梁大皇帝功踰五帝道邁三皇負宸當軒平章百姓垂拱而治協和萬邦今遣同州刺史范遵等董率前鋒揚旌致討先取滑臺



行金谷關東英俊河北雄才痛系梓渝蕪室家顛殞飲氣吞聲志申離怨士各懷歸民思父母表裏符契神靈響集王者之師有征無戰鋒刃所裁幸勿罹染後魏魏收檄梁文曰天辰象麗天山岳鎮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建之以邦國樹之以君長日月於是莫貳帝王所以摠一雖五運相推白王革命此道所行孰云能易而皇家承統光配彼天義洽幽明化周動植崇文德以來遠修禮讓以止訟舞干戚於兩階執玉帛於萬國玄功潛運至德旁通百姓日用而不知兆民受賜而無迹唯彼吳越獨阻聲教侯景豎子本無土業以金陵遁逃之藪江南流離之地甘辭卑體進孰圖身而僞朝大小幸災忘義主荒於上臣蔽於下人而無禮其能國乎亦既失信不亡何待今帝道休明皇猷允塞雖有賊臣去國亡卒出境何異一毛之落牛體雙鳥之飛海濱彼旣連結姦惡斷絕鄰好追兵保境縱盜侵國蓋物無定方事無常勢是以吳侯齊境遂致句踐之師趙納韓地終有上平之役矧乃鞭撻疲民侵軼徐郟築壘擁川捨信邀利此而可忍孰不可懷貞陽以猶子之親當戎首之任非但力屈道窮亦將路無還蜀兼復

狹子垂翅俱在籠樊雖復貪利苟得肯同即異獲一人而失一國見黃雀  
而忘深井智者所不為仁者所不向誠既往之難逮猶將來之可追侯景  
以鄙里之夫遭風雲之會位登三事邑啓萬家掃身量分久當止足彼乃  
示之以利詭誨之以慢藏使其勢得容姦令其時堪乘便計雖非孫吳猛  
將燕趙精兵猶是以少涉行陣曾習軍旅拒此則作氣不足攻彼則為勢有  
餘乎之則返速而釁小不懲則叛運而禍大但恐楚國忘援禍延林木城  
門失火殃及池魚橫使江黃士子荆揚人物死亡矢石之下天折露霧之  
中人人厭苦家家思亂得險躁之風俗任輕薄之子孫朋黨路開兵權在  
外必將禍生骨肉難起腹心強弩衝城長戟指關徒探雀穀無用府藏之  
虛空請熊蹯詎延漏刻之命外崩中潰今實其時鳴蟬相扼我乘其弊方  
使鍾山渡江青蓋入洛荆棘生於建業之宮麋鹿遊於姑蘇之館但恐革  
車之所輔轆劍騎之所蹂踐椅梓於焉傾折竹箭以此摧殘若吳之王孫  
蜀之公子順時以動見機而作歸款軍門委命下吏而使焚櫬而出拂席  
相俟必以楚材終為晉用也 陳 徐陵檄周文曰主 恭膺寶歷嗣奉瑤

圖既稟聖人之材兼富神武之畧又安 北庶共靖戎華同戢干戈求銷鋒  
鏑况復追惟在廷無忘玉帛之言軫念 道曹猶感盤飧之惠年馳玉節之  
使歲降銀車之恩庶彼懷音微悟知感 而反其藏匿招我叛臣翊從瀟湘  
空竭關壘荆梁左右漢沔東西歟地呼 天望停哀救夫一人掩泣猶愴滿  
堂百姓為心彌切宸宸大都督吳明徹 台司上將德茂勳高威著荆湘化  
聞庸蜀叱咤而平宿豫吹嘘而定壽陽 席卷江淮無淹弦望

移

范曄後漢書曰韓馥見民情歸袁紹忌 方得衆恐將圖已常遣從事守紹  
門不聽發兵喬瑁乃詐三公移書傳驛 州郡說董卓罪惡企望我兵以釋  
國難馥於是方聽紹舉兵 王隱晉書 曰毛寶據邾城陷寶屍沉江不出  
戴詳移告河伯諸神使出寶屍十餘日 乃出 典畧曰衛襄字叔遠修行  
至孝州郡嘉之時有白波賊衆數萬人 官兵誅討不能平而使襄要我願  
解散於是襄為書移即平定 漢劉歆讓太常博士移文曰歆欲建立  
左氏春秋毛詩逸禮古文尚書習列學 官哀帝令歆與五經博士講論其

致

義諸儒博士或不肯置對歆因移書責讓之曰往者綴學之士不思廢絕之關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信口說而背傳記是末師而非往古至於國家將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禪巡狩之儀則幽冥而莫知其源猶欲保殘守缺挾恐見破之私意而亡從善服義之公心或懷疾妬不考情實雷同相從隨聲是非抑此三學皆以尚書為不備謂左氏為不傳春秋豈不哀哉夫子曰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此乃衆庶之所為耳非所望於士君子也梁簡文帝答穰城求和移文曰屬彼數地凶飛絮雨粟還符天怪故淪俗駿奔極溺愍百姓之未安傷一物之失所故愆覽今移咸以陶茲禮樂重覩衣冠已變伊川之髮兼削呼韓之衽寧當生入玉關死歸建業民情若此匪我求機遠詳圖緯早去中原遽反桑梓旋地姓二賢可存十半如其遂固守株不達戰侯應之討更觀陰山之哭 梁任孝 恭答魏初和移文曰蓋軒轅五十

二戰義在拯民湯武二十七征本惟靜難明異時而同致信殊政而一檢我皇屈茲上聖承彼百王卷六合而包容弘二儀而覆載照高日月澤富雲雨值魏氏紛綸亟離星畧競尋于戈爭以興廢王無卒歲相不泆辰隼馬泣師月陳庭闕裹糧請救日欵關扉故屢動雲旗再驅蒼兕同小白之存亡等任好之繼絕匹婦是離尺土非利然百戰百勝猶苦四民九拒九攻終勞萬姓納皇之念無忘日具李陵失律暫摧羽鱗同孟明之反秦似荀罃之歸晉并賚來移聞之委曲知彼當壁得人兆龜有主欲偃兵戈式敦雅好鶴鳴九臯戾天已響出其言善良以欣然輒勒綠邊屯戍各息烽警旌旗盡卷刁斗夜停混雞大於四鄰接桑床於二境 陳徐陵為護軍長史王質移丈曰比金風已勁玉露方圓宜及窮秋幸踰高塞當使孤旌不反隻騎無還非止湯羅豈知堯德其承比年民墊仍歲蘊隆粒粟貴於隨珠分糜乏於齊鼎且氏羗旅拒已跨伊瀍胡羯憑陵方踰汾潞刺虎之勢時則下生拾蟪之機彌驗蘇子但國家體茲明信有同皎日豈唯風雨之旦猶救匹夫宵夢之言無欺幽壤賊華皎近以臨蕃有譴作牧無章既

懼檻車之徵便憂齊斧之戮遂乃治兵楚夢竊戴干戈傍引西戎共謀東  
夏僞周遣其衛國公宇文直等搃統獯獫爲其羽翼醜徒濟岸來攻郢城  
逆豎浮舟同趣夏浦王師艤棹素在中流羣帥爭驅應時殲蕩羌胡寶馬  
縱橫七澤之中荆楚樓船彌滿三江之上俘禽所獲水陸無遺華皎擢自  
葡萄微叨居蕃翰情慙犬馬罔顧恩靈翻執干戈自圖家國聞諸間諜具彼  
鄰謀乃授冬官卽爲鄉導雖傷仁義之俗非敢有私期和與之情猶冀無  
失 又移齊曰獲去月二十日移承羯寇平殄同懷慶悅眷言鄰穆深副  
情佇夫天綱之大固無微而不擒神武之師本無征而不克至如戎王傾  
其部落逆豎道其鄉關非厥英圖殆難堪勦况復洞庭還曠丘食殷阜西  
窮版屋北罄瓊廬聲冠符姚勢兼聰勒庸蜀寶馬彌山不窮巴漢樓船陵  
波無際我之元戎上將協力同心承稟朝暮致行明罰爲風爲火殪彼蒙  
衝如霆如雷擊其舟艦羌兵楚賊赴水沉沙弃甲則兩岸同奔橫屍則千  
里相枕江川盡滿譬睢水之無流原隰窮胡等陰山之長哭於是黑山叛  
邑諸城洞開白虜連羣投戈請命長沙鵬鳥靡復爲妖相川石鷲自然還

儻克窮無算縲禽不貲欲計軍俘終難巧曆所以其龍駒驥子百 干蓋  
莫開首借之園方廣駒駘之厩於是衛霍甘陳武昆瞋目心馳壘路志飲  
河源乘勝長驅未知所限豈如栢温不武弃彼關中殷浩無能長茲羗賊  
方且西踰酒郡抵我境而置邊亭東略鹽池爲齊朝而反侵地此改亦剪  
妖氛未窮巢窟便聞慶捷愧佩良深

紙

東觀難記曰黃門蔡倫典作上方作紙所謂蔡侯紙也 董巴記云東京  
有蔡侯祗卽倫也故麻名麻 紙木皮名穀紙故網紙也 三輔決錄曰韋  
誕奏蔡邕自矜能兼斯善之法非流純素不妄下筆夫欲善其事必先利  
其器罔張芝筆古伯紙及臣 黑皆古法兼此三具又得巨手然後可以盡  
經文之勢方寸之言 王隱晉書曰陳壽卒詔下河南遣吏賫紙筆就壽  
門下寫取國志 渚宮舊事曰皇太子初拜給赤紙縹紅紙麻紙勅紙法  
紙各一百 抱朴子曰洪家貧伐薪賣之以給紙筆畫營園田夜以柴火  
寫書坐此之故不得早涉藝 文常乏紙每所寫皆反覆有字人少能讀

文士傳曰楊脩為魏武主簿嘗白事知必有反覆教豫為荅數紙以次牒之而行告其守者曰向白事每有教出相反覆若案此弟連荅之已而有風吹紙亂遂錯誤公怒推問脩慙懼以實荅晉陽秋曰劉弘為荅荆州刺史每有與發手書郡國丁寧款密故莫不感悅顛倒恭赴咸曰公一紙書賢於十部從事也語林曰王右軍為會稽令謝公就乞牋紙檢按庫中有九真牋紙悉以乞謝公沈約宋書曰張末善隸書又有巧思紙及墨皆自營造上每得永表啓輒玩咨嗟自歎供御者不之及也

**晉傳咸**紙賦曰蓋世有質文則治有損益故禮隨時變而器與事易既作契以代繩兮又造紙以當策夫其為物厥美可珍廉方有則體絜性真含章蘊藻實好斯文取彼之弊以為此新攬之則舒舍之則卷可屈可伸能幽能顯

**啓**梁劉孝威謝賚宮紙啓曰臣與謝敬俱慙其聖神之衝梯實愧魯般之巧擬之城壘特無禽子之守攻弱侮亡其勞甚薄策勲行賞為渥過隆雖復業殿鳳銜漢朝魚網平淮桃花中官毅樹固以慙茲靡滑謝此鮮光

筆

博物志曰蒙恬造筆釋名曰筆述也述事而書之也韓詩外傳曰趙簡子有臣曰周舍立於門下三日三夜簡子問其故對曰臣為君諤諤之臣墨筆執牘從君之後伺君過而書之列仙傳曰李仲甫潁川人漢相帝時賣筆遼東市上一筆三錢有錢亦與筆無錢亦與筆漢書曰張安世持橐箚筆橐箚橐也近臣負橐筆從備顧問或有記事孝武帝數十年見謂忠謹華嶠後漢書曰班超投筆歎曰大丈夫安能久事筆耕乎事具人部謝承後漢書曰王充於宅內門戶墟柱各置筆硯簡牘見事而作者論衡八十五篇漢官儀曰尚書令僕丞郎月給赤管大筆雙篆題曰北工作楷於頭上象牙寸坐著筆下廣志曰漢諸郡獻兔毫書鴻門題唯趙國毫中用典略曰王粲才既高辯論應機鍾繇王朗等雖各為魏卿相至於朝廷奏議皆閣筆不敢措手魏略曰王思為大司徒性急嘗執筆作書蠅集筆端驅去復來如是再三思怒自起逐蠅不能還取筆擲地踰壞之魏志曰甄后九歲熹書用諸兄筆或非之后曰古賢女皆覽前世成敗不知書何由見之魏末傳曰夏侯太初見召還洛陽絕人道不畜筆硯傳子曰漢

末一筆之押雕以黃金飾以和璧綴以隨珠發以翡翠此筆非文犀之植必象齒之管豐狐之柱秋兔之翰用之者必被朱繡之衣梁簡文帝詠東宮舊事曰皇太子初拜給漆筆四枝銅博山筆牀副梁簡文帝詠筆格詩曰仰出寫含花橫挿學仙掌行因提拾用遂厠旋梁徐擒誅筆詩曰纖端奉積潤弱質散芳煙直寫飛蓬牒橫承落梁徐擒重寧憶仲升捐後漢蔡邕筆賦曰惟其翰之所生干季冬之狡兔性精亟以標悍體遒近以騁步削文竹以爲管加漆系之纏束形調搏以直端染玄墨以定色書乾坤之陰陽讚三皇之洪敷叙五帝之休德揚蕩蕩之典文紀三王之功代芳表八百之肆勤傳六經而輟百氏兮建皇極而序彛倫綜人事於晻昧兮贊幽冥於神明象類多喻靡施不協上剛下柔乾坤之位也新故代謝四時之次也圓和正直規矩之極也玄首黃管天地之色也晉傅玄筆賦曰間脩毫之奇免選珍皮之上翰濯之以清水芬之以幽蘭嘉竹翠色彤管含丹於是班匠竭巧名工逞術纏以素泉納以玄漆染芳松之淳煙寫文豕於紈素動應手而從心煥无流而星布

晉成公綏故筆賦曰有倉頡之奇生列四目而兼明慕羲氏之畫卦載萬物於五行乃發慮於書契採以毫之類芒加膠漆之稠繆結三束而五重建犀角之玄管屬象齒於纖注玉度於七經訓河洛之識緯書日月之人皇九頭式範羣生異體怪誕注玉度於七經訓河洛之識緯書日月之所躔別列宿之舍次乃皆是筆之勲人日用而不寤乞盡力於萬機卒見弃於行路梁吳筠筆格賦曰幽山之桂樹恒繁風而抱霧葉委鬱而陸離根縱橫而盤互爾其負霜含液枝翠心赤翦其匡條爲此筆格跌則岩岩方爽似華山之孤生上管則貞貞峻逸若九疑之爭出長對坐而銜煙末臨窓而儲筆晉郭璞筆贊曰上古結繩易以書契經緯天地錯綜羣藝日用不知功蓋萬世後漢李尤筆銘曰筆之強志庶事分別七術雖衆猶可解說投足擇言駟不及舌筆之過誤愆尤不滅魏傳選筆銘曰昔在上古結繩而誓降及後載易以書契書契之興興自頡皇肇建一體浸遂繁昌彌綸羣事通遠達幽垂訓紀典匪筆靡脩寔爲心盡滅否斯由厥美弘大置類鮮疇德興之著惟道是揚苟逞其違禍亦無方晉

王隱筆銘曰豈作其筆必免之毫調利難禿亦有鹿毛  
賜白牙鏤管筆啓曰春坊漆管曲降深恩北宮象牙猥蒙  
雲逮雕鏤精巧似遼東之仙物圖寫奇麗笑蜀郡之儒生故知嵇賦非工王銘未善昔伯  
借致贈纔屬友人葛龔所酬止聞通識豈若遠降鴻慈曲單庸陋方覺瑠  
璃無謫隨珠過侈但有美上商無因則削徒懷曹植恒願執鞭 梁庾肩  
吾謝賚銅硯筆格啓曰煙磨青石已賤孔氏之壇管撫銅龍還笑王生之  
璧西域胡人卧織成之金簞遊仙童子隱芙蓉之行鄣莫不並出梁園來  
頒狹室

硯

太公金匱曰硯之書曰石墨相著邪心讒言無得汗白 漢書曰宣帝時  
中郎將張彭祖少與帝微時同席硯書及帝即位彭祖以舊恩封陽都侯  
出常參乘 又曰薛宣為左馮翊性密靜有思省吏職求其便安下至財  
用筆硯皆為設方略利用之省費吏民稱之 崔寔四民月令曰正月硯  
凍釋命童初入小學篇章十一月硯凍童讀孝經論語東觀漢記曰蘇竟

與劉歆子棻書云前世以磨研編簡之才與國在史公從事出入魏武帝

上雜物疏曰御物有純銀參帶臺硯一枚純銀參帶員硯大小各一枚

陳留志曰范喬年兩歲祖父警卒臨終撫其手曰恨不見汝成人以吾所

用硯與之始五歲祖母以此言告喬喬便執硯涕泣東宮舊事曰皇太子

初拜給漆石硯一枚 陸雲與兄機書曰君苗能作文見兄文輒云欲燒

筆硯 從征記曰夫士林前有石硯一枚作其古朴蓋孔子生平時物也

晉傳玄硯賦曰採陰山之潛樸簡衆材之攸宜節方圓以定形銀金

鐵以為池設上下之剖判配法象乎二儀不貴其能軟石美其潤堅加采

漆之膠固含冲德之清玄 魏繁欽贊曰班采散色漚潤毫芒點黛文

字耀明典章施而不德吐惠無疆漸漬甘液吸受流芳 魏王祭硯銘

曰昔在皇頤爰初書契以代結繩民察官理庶績誕興在季末革藻流世

淫文不寫行書不盡心淳朴澆散俗以崩沉墨運翰藻榮辱是若念茲在

茲惟玄是宅

梁武帝硯銘



音 蘇 蘇 蘇

假 蘇 蘇 蘇

梁丘遲硯銘



藝文類聚卷第五十八

藝文類聚卷第五十九

將帥 戰伐

將師

春秋元命苞曰上天一星為郎將 六韜曰將冬不服裘夏不操扇天雨

不張蓋出隘塞犯泥塗將必下步士卒皆走將乃就舍炊者皆飽將乃敢

食 左傳曰晉侯之弟楊于辭行於曲梁魏絳戮其僕 周官曰凡制軍

萬有二千五百人為軍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 史記曰

魏文侯問吳起何如人李克曰其用兵司馬穰苴弗能過也於是魏文侯

以為將擊秦拔五城 又曰齊景公召穰苴與語兵事大說之以為將軍

穰苴曰願得君之寵臣國中所以尊以臨軍乃可於是景公使莊賈往穰苴

與約會日中於軍門穰苴先馳至軍立表下漏待賈暮時莊賈乃至召軍

正問曰軍法期而後者云何曰當斬莊賈以徇三軍三軍之士斬皆震

又曰吳起之為將與士卒最下者同衣食卧不設席行不騎乘親贏糧與

士卒分勞 又曰文帝六年匈奴大入邊乃以宗正劉禮為將軍軍霸上